



新大衆叢刊之二十



掀開思想
防空洞

新大衆叢刊之二十

新開思想防空洞

靳子端贈送

華新書局編輯部

一九四七年十月出版

目錄

幹部過五關·····	陝甘寧邊區羣衆報(一)
「鬥爭怎樣才算澈底」·····	王 春(六)
理必說清，事可活辦·····	王 春(一七)
誰不給誰留出路？·····	王 春(二六)
掀開思想防空洞·····	王 春(三二)
換一個看法想想·····	王 春(四六)
找對象也要看階級·····	周 方(六①)
提拱覆查參攷·····	顏天明(六六)

幹部過五關

——陝甘寧邊區群眾報——

西北新聞社消息：土地革命，對幹部是一個大考驗。在最近的農民翻身運動中，已看出若干幹部大顯身手。但亦有不少幹部「過不了關」。邊區羣衆報針對這種情況，特別把幹部們會碰到的「五大關口」，歸納起來，寫了篇社論，叫做「幹部過五關」，供大家參考。原文如下：



現在我們實行土地改革。在這個偉大的運動當中，每個幹部的面前會有五個關擋着。能衝過就是真金不怕火燒。越鍊越精；如果那一關衝不過去，那就要再鼓一把勁，衝過去！

擋在我們面前的第一關叫『糊塗關』。即：很多農民頭上頂的是人家的天，脚下踏的是人家的地，住的是人家的房子，在地主裝租的斗裏翻不過身，他們日夜指望着的就是一塊土地；也有很多農民，全家大小好幾口，只種上幾畝頭的地，打的糧食不夠吃，他們日夜指望着有足够的土地種。如果幹部看不見這農民的最大痛苦，不懂得農民最迫切的要求，嘴裏天天喊『爲羣衆辦事』，却把農民的第一件大事擦到一邊，那就碰在『糊塗關』下了！特別是老地

區的幹部，不要以為老地區的問題不多了，實際上問題大得很，多得很，如果不信，請到農村裏調查一下，就會清醒過來的。

第二關叫「脚跟關」。向地主減租子，清舊賬、征購土地，是一個很大的鬥爭。一方面是地主，一方面是農民，陣勢分得很清楚。在這個鬥爭中，幹部嘴巴張一張手脚動一動，就可看出你的脚跟站在那一方面的。要衝過這個「脚跟關」，就要穩穩的站在農民方面，腦子裏時時刻刻為農民打算盤，堅決消滅地主階級的封建剝削，誰要不好意思和地主拉破臉皮，想給地主留一點情面，他就難過這個「脚跟關」。

第三關叫「私情關」。幹部在本鄉本土工作，誰都有親戚本家

和要好朋友，在解決土地問題中，要私情，對他們特別『照顧』一下，或者對你自己來個特別『照顧』，那你就會在『私情關』下碰得頭破血流，羣衆不滿意，地主來破壞。所以我們幹部要大公無私，爲大多數農民說話辦事。

第四關叫『手法關』。解決土地問題，是農民自己的事情，我們必須把農民發動起來，由他們自己去爭取土地，不能讓農民站在旁邊等候着，由幹部去把土地分給他們；在解決問題中，必須放手發揚民主，讓羣衆自己去辦，幹部要虛心的研究羣衆意見，尊重羣衆的意見，不能一手包辦，不讓羣衆提意見。延安市東郊鄉解決土地問題時，有一個農民要求給他分些好地，一個幹部發脾氣說：『你

• 5 •

要好好地，壞地也不給你了！」說罷就在單子上幾筆把那個農民的名字勾去了。這個幹部的作法是錯誤的，要知道農民得到土地，不是你給的，是他該得的，他要求好地也是合理的，好地壞地誰多誰少我們應該讓群眾自己去討論分配辦法。那套粗枝大葉，馬馬虎虎，包辦代替，強迫命令的手法，不取消就不行。

第五關叫「圓滿關」。前四關衝過去了，那麼你就像在太上老君的鍊丹爐中鍊了一番，思想會大大進步，工作方法會大大提高，和羣衆的聯繫也就大大的進了一步。但是還須再過一關，才算大功圓滿。就是在土地改革運動中，耐心細心的培養和團結大批新起來的積極份子，經過羣衆的力量把那些侵犯羣衆利益的，在羣衆中沒

有威信的幹部和黨員，都清洗出去；吸收忠實能幹的積極份子進來，建立新的、健全的，村領導核心。這個「圓滿關」如果衝不過去，群眾在土地改革中得到的果實就保不住。

「鬥爭怎樣才算澈底」

王 春

本文和後邊的五篇文章，是王春同志最近所寫陸續刊載在新大眾及人民日報上的。這幾篇東西，對某些同志在土改運動中存在的一些糊塗思想，給以一個澈底澄清。這對今天全區之三查運動，幹部思想改造，有很大作用。

李正雲同志轉來了一束問題，都是一些青年同志在學習中間提出來的：

鬥爭怎樣才算澈底？

有的地方鬥爭過後，沒有給地主留下東西，對不對？

林縣第五專署張啓銘同志，則提出下邊這個問題：

有個地主是個老太婆，鬥爭過後，她很難生活，我們是否應該照顧她？

此外類似的問題還多，我們不再一一列舉。

關於這些問題，我們的意見是這樣：鬥爭怎樣才算澈底呢？這要從政治和經濟兩方面來看；必須做到在政治上地主再不能獨霸政

權；必須讓全社會的人都明白，靠封建剝削壓迫別人吃飯的人們，並不是『人上人』，也不是『上等入』，而且根本就不是什麼光榮的人物，是應該遭人看不起的寄生蟲。像過去窮人才到公所張了口，或是被地主押進公所扣着頭，就被地主喝罵一番，問『你可種得有幾個二厘五毫』——像這種情形，鬥到它再不能夠出現了：像過去地主老爺出來大家都讓路，地主的閨女出嫁大家都抬轎——像這種情形，也鬥得它再也不能復轉了；鬥到地主和我們平等，鬥到地主拉屎也得到茅坑，而不是就在農民炕上使尿桶。鬥到這樣程度，就算政治方面的鬥爭澈底了。但是地主在政治上的利害，還是從他在經濟上的霸佔着土地而來的，你不聽他開口就罵你『可種得有二

厘五毫」嗎？所以經濟方面的澈底鬥爭，更是主要的。這方面的澈底標準，應該是這樣：鬥到地主把非法盤剝霸佔來的土地一齊退給農民；鬥爭地主把剝削詭詐來的東西一齊退給農民，鬥到他今天在經濟上的情況也和我們一樣的勞動謀生，我們捨棄吃糠，他也不能坐着吃麵；我們挑担賣沙鍋，他也須得担挑點什麼顧他的嘴，因為必須作到這樣，才合乎公理。否則剝削人的人還過的很舒服，被剝削的人還過的很緊道，這還叫做什麼澈底？我們覺着「鬥爭怎樣才算澈底」這個問題，就只能這樣答覆。做到這樣，大體上就算澈底。

不過，我知道這樣說，並不能滿足提問題的同志們的意思。因

爲，這些同志會這麼講，今天已經不是要地主在政治上和農民講平等的時候了，而是農民不跟地主講平等的時候了；也不是地主講究吃穿得舒服不舒服時候了，而是地主生活艱難的時候了。像前面所舉問題中，問「有的地方沒有給地主留下東西對不對？」問「寡婦地主是否需要照顧一下？」就都是這種思想的透露。對於這種思想，我是這麼着來講：有個外國人，講過這麼一句話：「你要想判斷一個人是不是好人，千萬不要在他失勢的時候來看，要在他得志的時候來看。否則就請你把權力交給他試一試」。對於地主，當他在得志時候的行爲，我們是早已領教够的了，試是再也不想去試一回的了。現在他們的確有點失勢。但是這是不是就該着照顧呢？是

不是就該着把他剝削來的人家的那些東西，還給他多多留些，叫人家在這樣的翻身時期還不用要呢？『他沒了東西』，『他很難生活』，這也許是事實，也像是很該同情；但是那一件算是他的東西？他拿人家的東西舒服了好多年，現在照他們自己常講的法律，『欠債還錢』，這還要問什麼對不對嗎？他把人家的東西交還給人家，自己落得有點『困難』了，這還有什麼稀罕嗎？我想這點道理，他們是早就講得比誰都清楚的了，否則請你回憶一下當他們得志那時候的世道，就會不生這種疑問。而且問題還並不在此，你去勸說農民同情地主的『沒有東西』吧，就去提倡照顧地主的『生活困難』吧，這就叫做走向『把權力再交給他』的道路！可是你不要看他

現在哭窮裝蒜假善良，這只是因爲他正在失勢；等他一旦再得了志，看他還同情不同情農民？看他還照顧不照顧羣衆？我想每一個人都可斷定，一定叫小百姓沒有活頭！這不只有千年百代得志時候的地主的威風可以證明，就是蔣軍所到之處的『倒算運動』也現在擺着叫大家去看！所以我覺着問題的要點倒還在這裏：與其今天來向羣衆說什麼照顧地主，還不如警告農民小心防備他重新得志！因此我覺着還得澈底的清查，好好的留神。照顧與否的問題，實在還不是緊要的事情。況且還有一說，他們現在到底『可憐』到什麼程度，這就還是個大大的疑問。我的家鄉，有一家地主被他的六親厚友鬥翻了，羣衆並未動手，爲什麼？因爲災荒年間，他和大家裝着一

樣吃草根，不肯借給他姊姊一升穀，說是『確實完了』；可是這回却刨出他八十石麥子都霉爛了。因此他姊姊們恨極了打倒了他。我們在一起工作的一個同志，他的家庭也早就聲明窮透了，可是這回也刨出六十石麥子爛成糞了。這就可以說明，過早的相信地主們的生活已經『沒了辦法』，過早的想給羣衆提意見叫『照顧』他們，只有碰羣衆的響釘子，地主的天大當。因為對於地主的狡猾，農民是比我們清楚得多而且多的。

說到這裏，我倒是真想給提這些問題的同志們進一點意見。我們的運動，叫做『澈底翻身』。這些同志們的提法，却叫做『鬥爭怎樣才算澈底？』大家是不是看出了這兩句話中間所表現的階級立

場，正相反！一個是站在農民這方面說，注意的是怎樣才能叫群眾澈底翻身；一個是站在地主那方面說，關心的是「你要把地主鬥到什麼樣子才算澈底」。爲什麼同一運動，却會出現這樣恰相反對的提法呢？我先來講個例子看：

從前我們這裏有一位同志，和我們一道工作過五六年。一起整風學習過一年多。他是努力工作的，艱苦負責。認真學習的，鑽研文件。但是他一直提着這麼個問題：你們都說根據地社會不斷在進步，爲什麼我却看着許多事情像是在胡鬧呢？你們都說自己在發展，爲什麼我却覺着自己在消沉呢？後來他想通了，說：原來是這麼回事：我的家庭和我的階級連系，就是說我的那些親戚朋友，都是

蘇 屬於地主那一層的；因為那個階層在走下坡路，所以我通過我的家庭，我的階層來看社會，就看不見一點喜幸事，我只看見我的親戚朋友以及父親他們都在走倒運，更那裏能看到什麼繁榮向上的進步現象？同樣，我只看到群眾在到處逞威風，把從來『平平穩穩的社會秩序』胡鬧壞了，更那裏看到什麼工作進步？而眼看的是倒運、是胡鬧，那我又那裏能不消沉？那裏能感覺到個人有什麼發展呢？最後他說，這就是因為我站的是地主階級的立場，所以我的一切看法想法都和大家相反。

我覺着現在提這些問題的同志們，把『澈底翻身』，自然而然的就寫成了『鬥爭怎樣才算澈底？』是和上述那個同志所站的立場沒

大差別的！可是一個人要是站在那個立場上，那就對於羣衆運動的問題，是無論如何也難以和我們的意見取得一致的！因此我們的答覆，也無論如何難以使這些同志滿意。我們的意見是這樣：把我們的立場換一換。從同情地主那一面換到同情農民這一面來。從追問『鬥爭怎樣才算澈底？』換到『怎樣才能叫羣衆澈底翻身』這一面來。這麼換了，不但對看問題會看得更接近真理一些，而且對自己也有好處：因為我們要做新社會的青年，不能去做舊家庭的奴隸；我們要作新時代的主人，不能去做舊社會的渣滓；我們眼看着剝削人的階級快要倒帳了，我們當然不應該搶着找它去認股，去替它分擔霉氣，去爲它哭喪。

理必說清，事可活辦

王 春

我們又收到一些群眾翻身運動中的問題。例如：

新華書店發行科同志們，在學習中是這樣來問：有的地方，在鬥爭中把地主掃地出門，對不對？

井陘公安局杜智祥同志則問：應該不應該給被鬥爭戶留些產業？

• 17 •

太行第五專署張啓銘同志問的是：地主年老，又沒有兒子，是給他留些生活資料呢，還是讓他要飯？

此外，林縣縣政府劉前鋒同志問：鬥爭對象家裏有人在抗戰，是否應在鬥爭時給他留些財產？

太行獨立二旅政治部李毅同志是問？鬥爭對象參了軍，其家屬是否應和其他軍屬一例優待？

所有這些問題，我們把它分爲兩類：一類是關於照顧一般地主生活的問題；一類是對抗屬地主的優待問題。我們現在分開來談。

關於前一個問題，大約在有些人看來，是一種非常放心不下，而且很難於大胆說出自己的意見來的問題：因爲主張給他留東西吧，深怕別人說自己右傾，因而說話不敢堅決，只能吞吞吐吐，或者嘴硬心軟；也說不去管它，任憑羣衆對他怎麼辦吧，但又真看到這

些人當下辦法不多；而且覺着社會上一時有了這麼幾個裝窮蒜的傢伙，就好像是已經違背了我們的建設民生幸福的新社會的基本綱領似的，心上老大的想不通。其實平心靜氣的想一下，這却也非常簡單而易於答覆。我們的意見是這樣：照道理講，掃地出門就對。他要飯，就是他不要飯而去餓死，也沒有什麼不對。但是羣衆又是非常之涵厚，非常之寬大的；只要把道理講清了，連地主他也承認是該掃該餓的了，然後羣衆一本寬厚爲懷的精神，再送給他些東西，叫他生活，叫他生產。那怕是一直再幫他勞動發家，這都沒有什麼不可以。

爲什麼說的這麼簡單呢？我可以引一個村農會主任的話，把這

點道理解剖得清清楚楚。

太岳區有個姓畢的村農會主任，和一個地主的弟弟在澡塘裏扯起來，我是旁聽者。主任問：「你大哥近來的生活情形怎樣？」那個人的弟弟說：「很困難，也不高興，你們給留的東西太少。」主任說：「他果然是這樣態度，我就得發動羣衆，把那些東西還一齊收回來。」接着主任就給他講起道理來：「你知道人到世上，吃的穿的都是靠勞動生產出來的不知道？你大哥活了這麼五十多年，除了吃我們生產下的現成米麵，他給這世界上添過一顆穀一條絨沒有？但是他却挑着吃揀着穿，並且還欺壓了我們五十年！就是我們現在把他名下的財產澈底拿乾，那怕再加上個掘地三尺，我們也還

是不够大：因爲被他吃了穿了的那麼一大筆，實在沒地方去討；好比你們地主所說，賬放到了石板上，本利全無。就是他現在當下不吃了不穿了，爬下死了，也還不能說算是還清了我們的賬。但是我們寬大，我們不像你們地主那樣刻薄，也不和你們一般見識；我們算是讓他白吃了，並且還給他留下東西，叫他照樣吃下去。你看這怎麼樣？可是他還不满意，還大有意見！這種人看來是最不識好，最沒良心的傢伙。所以說還是把東西收回來，叫他自便的對。

我們也把這些話提供給提問題的同志們，你看他說的怎麼樣？所以我們在上邊也就是這樣答覆：論理，完全該掃該餓。這個理非說真不可。理說真了，他們也沒意見了；那麼，留不留，照顧不照

顧，留多留少，羣衆眼睛雪亮，自會處理適宜。他現在裝窮蒜，不
好好幹活，這並不足以妨礙我們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展；而且本
來的道理就是正要從他手把土地拿回來，經濟才能得到發展，鬥爭
他，就是爲的經濟發展。他們現在其實還沒有一個人真肯去試試討
飯是怎樣討的，但即使有那麼一個兩個故意出怪相的傢伙，這也無
礙於我們的廣大人民得到幸福生活的新社會的觀瞻；好多年來他吃
咱討飯，大家一點也不嫌醜看，現在山下那麼一半個假叫化子，大
家就很覺着醜看嗎？問題實實在在就在於他們承認真理不承認，照
着真理做不做；他肯服理，他肯走理，他向真理低頭；那麼，前邊
說過幾遍了，羣衆是會對他寬宏大量照顧一番的。

第二個問題，也有一個姓楊的區長同志的話可作解答。有個抗屬地主，在羣衆運動中要區長優待；楊區長說：『可以』。但是區長又請他回憶一下他們的舊社會的情形：區長說：『優待是該的，而且一定要優待。但是你記得舊社會村公所斷官司的情形吧；你當村長，判決一案人犯都該罰一百元，因為他們都犯了你們的法律；可是有個人特別給你送了禮，磕了頭，承認連上自己孩子老婆再給你白勞動大半年，拿這些條件求你優待，於是你對他也真正優待一番了：旁人罰一百元，罰他八十元，或是旁人打五百板，打他三百板。這誰能說你沒有真正優待了他？就是他本人連上他一家，也是長期對你感恩不盡的呀！今天我們也打算盡量想一些似乎這樣說得

過去的辦法，對你進行優待。你是抗屬，你的子女是我們的同志，抗戰有功，那怕說連你也有功；但你是地主，你的生活和旁的地主一樣是靠剝削別人來過的；或者你還帶些惡霸的味道，你和別的惡霸同樣壓迫群眾；這，羣衆就是怎樣優待，也不能優待到叫羣衆不要從你手下翻起身來呀。但我們還是盡量優待，我們盡量作到對你和對旁人不同。比方你本該澈底拿出東西來賠償羣衆，我們硬不那樣作，我們盡量給你多留；你害過人，人家要你還血債，我們也硬不叫你太吃虧，總而言之，我們必須不掩沒你的功勞，我們要把你和那些光有罪惡沒有功勞的人們分開；你看怎麼樣？這和你當村長時候的辦法相比又怎麼樣？」

我們也還是把這些話提供給提問題的同志們，你看怎麼樣？優待是我們的不變政策，誰敢說抗屬不該優待呢。可是也不能含糊真理。還是得把理說真，理說真了，和他們地主當權時代對人的優待辦法也比較過了，講得通通達達了；那麼，抗屬地主們才會知道我們對他的優待實在夠多了，甚至是有些過多了。否則怎麼樣？你問他：當他做村長的時候，他好不好把他們所謂的同案人罪，隨便放掉幾個，一文不罰一下不打呢？或者說叫他還來上頭，羣衆還在底下呢？

至於鬥爭對象鑽縫子，參加軍隊的問題，越發不成個什麼疑難問題，乾脆打發他回去見羣衆的面解決問題就是。我們並不發愁兵

源缺乏，不要他。我們是清白的人民解放軍，根本就不爭對象的藏身洞。

誰不給誰留出路？

王 春

許多讀者來信問：我們是不是應該給地主留點出路？比如說：地主的土地被分配了，浮財和地底下埋的元寶也挖掘出來了，那麼，這叫他靠什麼生活？又比如說：地主的好房子也叫翻身羣衆住了，這叫他到那裏安身？地主的倉庫也叫農民算走了，這叫他吃什麼？莫非叫他討飯嗎？諸如此類。我們爲了節省篇幅。所以不一一列

舉原信，僅在這裏總括答覆一下。

我們的答覆，其實也很乾脆：要是說給他留下還做地主的出路，那是絕對沒有的。假如那個地區經過土地改革運動以後，他們還有找到做地主的出路的可能，那就叫做鬥爭不徹底，非再搞不可。假如他們還夢想着時來運轉再做幾天地主，那就叫做變天思想，非追擊到底不可。所以務請他們清醒一下，出路有無，出路好壞，這當然是一個問題；但地主的出路却是絕對沒有的，最好死心爲上。這是第一要弄明確的。

其次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是否給他們留有出路？我們說群眾對他們實在是足夠寬大了，給他們留下了寬廣的出路：說到住，羣衆給

他們調劑的有房子；說到吃，他們大部份還在肥吃浪喝，表示他對『世道』不滿，好過一天算一天；說到生活前途，群眾主張他們從此做個勞動者，吃彈着過。一句話：羣衆給他們留下了和大家一樣的寬廣的勞動發家道路，而問題却是他們現在還有點不大願意走。

大約光這麼泛常的說，提問題的同志是不會滿意的。我們最好是把他們從前給農民會不會留出路的情形，拿來對照一下，對此事的看法才易正確。

趙樹理同志的小說『福貴』，大概有許多人是讀過了，那麼，他們給福貴留的出路在那裏？他們有沒有給福貴留的有房子、有土地、有生產發家的道路，像我們今天對待地主那個樣子呢？太行

山劇團從前演過一本戲，叫做『九死一生』，那上邊的一個窮僱漢，因為被陵川縣國民黨書記長的狗咬爛了腿，發氣打了一棒子；後來狗死了，人家就弄了他個掃地出門，還給狗披麻帶孝跪墳陵！那麼，他們給這位僱漢留的出路又在那裏？我的家鄉有位徐先生，自己地裏的葡萄爬在鄰家地裏的桑樹上，那個鄰家嫌桑葉難摘，拉了一下人家的葡萄蔓，就叫人家捆打了二百，罰他買椽埋柱，在自己地內給人家修好幾座葡萄架；還立下文書，要保證今後葡萄樹上不丟掉一片葉子！那麼，徐先生給這些窮鄰居留的出路又在那裏？像這種例子是舉不勝舉，而且也完全用不着舉的，只要大家追憶一下幾年前的現實，或者打聽一下新解放區的人民，再沒就是隨便看些

今天的文藝、通訊，這種情形，就足足可以晃然在目。而總歸一句，前有地主階級的那個發財秘訣說得最透澈，他們說：「不殺窮人不富」；連古時候的陽貨也說：「爲富不仁矣」！這就是地主過去對農民的出路問題所給的事實答覆。而農民則餓死爹娘妻子；僥倖逃得性命的，遠走他鄉外縣的，還是給老財的狗咬爛了腿而不敢再哼一聲。

而我們今天對待他們怎麼樣呢？我們有沒有乾脆不給他房子住的情形？有沒有斷絕他的活路，像他們對待福貴那種情形？我們所見到的，只是他們還在發牢騷罵人，生產怠工，甚至陰謀作怪，打黑槍造反；却很少見他們像過去被訛乾了的農民，辛辛苦苦再來找

尋萬一的生路的，武安趙莊的地主，甚至還在罵毛主席像是『你們的驢頭馬頭』！大家看我們麻木到什麼程度！右傾遷就到什麼程度！而還要執心於地主之沒出路，我一直覺着這是怪事。

大約這種問題，都是些思想問題。當一個人思想上同情地主的時，自然處處替地主打算，替地主耽憂，甚至懷疑到政策法令與羣衆運動的本身。但如果另外換個思想上同情農民的人，那他就處處着到的是農民幾世幾輩的苦難，看到地主千般萬般的凶惡；從而關心於農民的翻身程度而不會用心思去替地主安排計劃。所以我們對於這類問題，也很難做出數目字式或百分比式的具體答覆。因爲那不但不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解決問題的。那樣做，對於思想上並

沒有轉過來的人，只能使他更加依據這些法令條文之類去限制羣衆，去替地主壯胆，並無解決疑問之實效。我們只能勸這些同志們平心一想，平心把地主對待農民的歷史和農民今天對待地主的容忍對照一下；把地主給農民的那些「出路」和我們給地主的真正出路對照一下；想一想假如今天被鬥過的地主，他們老老實實去從事生產，去下勁勞動，有誰擋着他的出路？

掀開思想防空洞

王 春

學習土地問題以來，知道還有一段封建尾巴插在我們家裏——

在我們的許多部隊、機關、團體、學校及一切公營工商專業部門裏。這是怪現象，這是極端矛盾的笑話。我們領導革命，怎麼又讓地主階級把我們當作「防空洞」？我們號召割掉尾巴，怎麼又讓封建尾巴藏在我們自己脊背後？革命組織的政治方向必須統一，思想陣線必須健康。此洞必須掘，此尾巴必須割。

尾巴首先藏在一些人們的頭腦裏。這表現為兩類思想，而又可區別為五種言論：

我們這裏有幾個反省較好的同志，率直說出他們站的是地主立場。因為他們的言論，不外下列三種：

一是替地主階級找理由，替他們辯護，開脫。譬如他們是這麼

說：『地主剝削人是事實，但這在那個時代是合法的；人家不過做了點合法的事情，今天却當作罪惡來清算，豈非不應該？』他們却從沒想到羣衆會這麼說：『今天鬥爭地主也是合法的，我們不過做了點合法的事情，那爲什麼你偏要有些意見呢？』至於就是在那個時候，有那一個農民曾經承認過地主的剝削『合法』？這他們更不去想了。又譬如他們說：『這個地主抗日，那個地主行善；他們却從不說地主是吃着租子抗日，而農民却是又替他們生產租子又比他多抗了十倍的日，他們也不說行善的地主正像劫了你十幾萬元現金再發給你五塊錢路費的『好強盜』一樣，而農民却正做了那個被劫的旅客。又譬如他們總在替一個一個地主降低家庭成份，說這個只能

算「經營地主」，那個只能算富農乃至富裕中農，却從不見他們說這一批僱農還沒有安住家，那一羣貧農還沒有吃飽飯。武安趙莊過中秋節的時候，合作社特爲殺了一口豬，打算叫翻身的羣衆吃上一頓好飯；這也引起他們的觀感來了，說過去的地主今天連半斤肉也不敢買了，可見值得同情；但是還有一大批號稱翻身之戶却連四兩也沒有能夠買得起，他們竟並未大吃一驚。總而言之，他們是會替地主階級找理由的，無論是從整個地主階級來說，無論是就那一個具體的地主來說，他們總都能說出一大堆辯訴詞，充分證明是不該鬥爭的。他們思想勞神，論證費力，面向地主，目無農民。要真讓他們澈底大胆講論的話，那就最好是根本取消羣衆翻身運動。

二是向政策法令找條文，充分想替地主階級運用合法鬥爭的手段。他們曾經搬出過一九三幾年的什麼條例，曾經翻查過一九四幾年的什麼章則，還有那一年的什麼什麼議案，那一次的什麼什麼決定，他們還能把那些條例決定上頭有利於地主的詞句記得爛熟，講得精透。但他們就從不會看到那一條那一項有些關照農民不夠的地方，認為值得修正。他們總想找到這麼幾條，把農民限制住，把地主保障住，把運動的潮水一開插死，從此沒事。

三是找尋工作的缺點：他們洗了眼睛耳朵在搜集群眾運動中的毛病；搜集到了，作為攻擊的資料，假裝着用懷疑的口吻作為問題提出來。有人說明了這不是毛病，他大為洩氣；有人同意了說這就

是毛病，他大肆宣傳，真要是被他抓住了什麼毛病，那就公然幸災樂禍一番，說「怎麼樣？你們那些區村幹部也有的貪污吧！你們那些基本羣衆也有人浪費鬥爭果實吧！」總之，他們是攻擊羣衆的專門家，是搬弄缺點的雜貨商。他們對於羣衆運動的成績，一字不提，因為在他們看起來，我們所謂成績，就是他們所謂更大的「傷心之事」。他們和誠心誠意研究改進工作缺點的人完全不能混爲一談。他們並且誤以爲我們會因他們的這些叫喚，譏笑而一旦放棄羣衆運動不幹，或者大大的照他們的意思糾正一番。

以上是一類。這一類別無美麗名稱可說，只能照他們自己在反省中承認了的，站的是地主立場，喚它做地主思想。而這思想是和

革命不相容的。讓這種思想藏在我們家裏，藏在我們的一些人的頭腦裏，這不妥。不管是對於革命的利益來說，對於這些同志的進步來說，這毀屠巴都需割。把這些思想剷除出去，革命隊伍的思想才能純潔。革命組織的戰鬥力才能加強，他們要是「直堅持着這種思想，是不肯和我們一道去向封建勢力作戰的。」

第二類另是一種味道，他們自稱為站的「中間人士」的立場，又區別為兩種言論：

一種是說我們的羣衆運動的方式太「不文明」，太「粗」，太「不足以登天雅之堂」，譬如說打人，甚至於打死人，他們是「好恣好意」擁護革命的人，就是怕「影響不好」，怕「中間人士」嫌棄咱

粗野，怕嚇跑了『開明士紳』。但是他們却從不怕羣衆離開了咱，從不怕咱真要『文明』起來，羣衆也會嫌棄咱太文明，弄得粗手笨脚的担糞桶們追隨不上。他們只看見『文明』是重要的，『文明人』嫌棄起咱來是可怕的；却從看不見羣衆是佔多數的，羣衆丟下了咱是越發可怕的。照他們說來，那咱最好也是實行什麼『訓政』之類，等到把『粗人』訓『文明』了再幹；或者是根本就不用幹，因爲一幹起來，『粗人』總只能使用『粗法』，還是免不了他們要叫喚『糟得很』。至於這『粗暴』與那『文明』的真正對比程度到底怎樣等問題，在他們更是想也不去想的了。

一種是一些超階級的想憑空實現『全人類幸福天堂』的夢幻家

。他們說他們之所以追隨革命，是因為革命是提倡自由，博愛平等的，是因為革命是建設和平、民主、幸福的新社會的；總而言之，是因為革命是『美』的，是『叫人愉快』的，是沒有『不舒服』的現象的。然而今天却不是這樣，到處追究地主，到處搗封建尾巴，而且越來越深越廣，『好像根本就沒有個完』。到處有血肉的搏戰，有痛苦，有審判，也有死亡；於是他們像古時的伯夷、叔齊兩聖賢一樣：『稚弱的心靈』受不了，批評我們是『以暴易暴』，叫他感到『沒法逃開這鬥爭的人世』。他們的具體主張是革命以『革平』爲止，而現在則『太過』；革命以『勸說』爲主，而現在則『太硬』。要之，他們是『慈航普渡』的白衣大士，是不分敵友的紅

十字會，只可惜他們錯生了世界，找不着真正的釋迦、耶穌，却來投奔了馬列主義的政黨。這一般說來叫做「人道主義」或「憐憫觀點」，而實實在在却正是地主階級客觀上的同盟軍，是羣衆運動的大阻力。關於清算這種思想，一時是不能說得很多的。爲此，我們特別翻印了瞿秋白同志譯的「解放了的董·吉訶德」這本書。在那本書上，那位比這些同志更是「慈悲正義的化身」的董·吉訶德，結果是根據他的「慈悲正義」參加了反革命的越獄陰謀，做了破壞革命的「慈悲事業」！那位真正改造過來的革命智識份子巴拉塔薩，由於一個欺心，被董·吉訶德的「慈悲正義」所感動，結果替革命造下了無窮罪孽，多死了幾十萬人。這本書印出後，希望每個

同志趕緊看下去。把那種所謂「人道主義」、「憐憫觀點」等等，切實估價一番。這倒還不是估價他個體「慈悲正義」值多少，而是須得估計這一套東西會「慈悲」掉多少「粗人」的性命，會「正義」掉多少革命的事業。

但是不管怎麼說，以上這同類型異派別的兩種論調，總歸都是擔任着封建尾巴的「防空洞」的任務的。這也必須趕快澄清。我們不能一直讓這些同志們老嫌「糟得很」。也不能等這些「好心人」，「慈悲」出什麼可怕的「成績」來再說。

除開思想上這些「暗洞」和尾巴。就是具體的在做掩護鬥爭對象和掩護地主物資的工作。這他們大概也分着幾個步驟：

第一步是設法「搶救」整個地主階級。上述「理論」種種就都是爲此。然而這不行，因爲羣衆並未因這些唧唧噥噥或是大聲疾呼而歇手不幹。

於是第二步便設法「搶救」自己的家庭。搶救，我們其實也並不反對，只要這些同志們採取是革命的改造舊家庭爲新家庭的道路，然而他們不是，他們從來也不想這麼作。他們只是事到臨頭才想法逃脫。想因他的計策而使他爲地主家庭在整個地主階級該場台的時候巍然獨存，或是獨免於經過羣衆的粗拳笨腳之手，而輕易搏個「開明」之名，還做被尊重的人物。不過這也大體都沒有用上，羣衆安於「粗笨」，竟不去接受那些巧妙方案。

於是第三步便是設法把那些鬥爭過的人搬到機關裏來，名之曰家屬，還要叫照顧。這在我們這裏已成了現實問題。然而這恰恰又是絕對不行的。我們根本就不鬥爭對象的收容所，這還不提。要緊的是羣衆替整個地主階級有規定好的出路；沒有規定好的，我們還可以幫羣衆去規定；我們却斷斷不能在羣衆路線以外，另外給某個地主找尋一種與衆不同的什麼生活方法，甚至是生活得比旁人舒服。

並行不悖的還有第四步，那就是搗騰點東西，偷漏些金銀財寶，暗暗捲包，掛住自己的腿，死也再不想前進一步。

對於以上這些具體事情，自然也都得具體處理。不過臨了我們

還得說明一點：我們是在進行土地問題的學習，這就是說凡是我們參加學習的這批人，基本上都算是不反對土地改革的；所以我們談了半天的『剷洞割尾巴』的話，也是用對自家人的態度來說的；而所側重的，則是改造這些同志們的思想。思想改造了，行動改變了，轉換了立場，送走了家眷和財寶，就是沒問題的同志，學習就算成功，我們並不想簡簡單單革除幾個人出去，斷絕那一個同志的上述之路。至於那些本人就是罪惡的鬥爭對象的傢伙們，連這些說的一切都談不上，就讓他去好了，與此文所談不干。

換一個看法想想

王 春

——新華書店「土改」學習的點滴經驗——

一、結合工作、結合羣運

新華書店的「土改」學習，最先是被工作的需要鞭策起來的。本來一般的機關工作者，尤其是文化工作者，最容易脫離現實，不管群衆在幹什麼，我只伏案做我的事，外事不聞。但因爲書店的通聯科及「新大衆」的編輯部，自從去年土地改革運動一開始，即不

斷收到讀者上千封的來信；這些信有許多是假借一些問題攻擊『土改』本身的，真心誠意質疑問難的很少。然而無論如何，有人來問，總得給人家以答覆。在很長一個時期中，個別負責同志曾經爲這種工作需要所推動，學習到一些道理。到了後來，『挖內貨』來了，『割尾巴』也來了，於是詰問『土改』的信件更多了；今年有幾個月，編輯部、通聯科和讀者的關係，幾乎就形成以討論『土改』中的問題爲唯一中心的現象。這時候，工作的需要更壓到頭上來了，一般同志都感到非好好學習不可了。就由於這種學習與工作自自然然結合的很緊密的關係，所以在若干鍛鍊比較久的同志中間，能够早一點覺悟到這是一個階級立場問題，從而首先清查了自己的思想

，獲得比較明確的認識。這對後來開展『土改』學習，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趙樹理同志則特別注重駐村羣衆運動，在他的組織推動之下，書店王春同志等幾個人和他共同成立了一個駐村工作組；從羣衆運動中的小組醞釀直到大會鬥爭，無不全過程的參加。後來更號召全體同志參加，替羣衆發現『防空』的麥子，幫羣衆維持會場秩序，給羣衆講道理撐腰，回來座談感想，比論道理。這一層對於在學習中舉實例、比立場、啓發思想、轉化情緒等，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使得許多空談『我對革命無意見』及死鑽『我的家庭無剝削』等等的人，都自己感覺到有了考慮的餘地。

以上說明我們機關文化工作者，要想把「土改」學習進行得好，是非得設法把工作、學習、生活都與羣運結合起來不可的。否則，拿我們來說，光寫書，不管事，學這個，做那個，看鬥爭等於趕廟會，學起來還是空談一通或者空辯一通，那必然會一無所成。

二、區別成份、找出重點

書店人員的成份，大體上可以分爲三類：一類是幾個鍛鍊較久的同志，這，我們組織了一個學習委員會，是在學習中起領導作用的；一類是幾個混進來的鬥爭對象，這，我們一開頭就讓羣衆要回去了；最多的一批人，則是聯中等學校出身的青年學生。這一批人在思想上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大部出身於地主富農至少也

是富裕中農的家庭；他們一方面想進步，想當革命青年；一方面又牽連着家庭，拉不開腿。我們認定了我們機關成份的這個特點，所以把參加學習人員的重點放到這一批人身上；以真正幫助這些同志擺脫泥潭，走上進步爲生；而不平均使用力量，弄得很多人數談過一個談一個，半個月還輪不完，而真正急着想解決問題的人却被冷落着。

三、先查立場、後學經驗

我們從分析讀者來信中，從解答本店同志所反映的一些問題中，知道這裏邊包含着一個總問題——階級立場不同的問題；並非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式的逐一解釋或具體回答所能奏效。同樣，假使立場

問題不解決，就是說假使對土地改革本身贊成不贊成的問題不解決，那是對於談工作經驗、學工作方法，也是一切都說不上的。因此我們一開始就沒有按照規定的文件進行學習。我們把工作分爲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先查階級立場，第二階段才來進行工作經驗等等的學習。這裏我們還做了一些提示要點的工作：因爲正面提出說誰站的是非無產階級立場，那是沒有人會接受的；差不多每個人都會自稱爲革命立場最穩，而是旁人錯了。因此我們是不要人聲明立場，主要是每個人都發表對「土改」的意見，或是提出自己的疑問。因爲所謂立場，是必然具體表現在這些意見、疑問及其提法上邊的，一點也僞裝不來。另外，我們從種種情況中，知道所有對「土

改』的意見，不外三類：一是對地主階級該鬥爭不該鬥爭的問題，二是鬥爭好像就沒個完的問題，三是鬥爭方式太粗暴的問題。因此我們在第一階段也針對此種情況，提出三個要點，要大家詳細來談：一是『你覺着整個地主階級或是個別地主例如你的家庭等該鬥不該鬥？』二是『你覺着現在能不能算是鬥爭已經澈底了？』三是『你一向以爲革命是幹什麼的，而且照你的意見革命應該怎樣幹法？』根據這三點，要大家詳細來談，然後再從談出的東西中間分別誰站的是什麼立場，使得連他自己也只能吃驚，却無從否認。這樣，對以後的進一步轉變立場的學習，才有着落。我們的經驗證明這樣做是好的，這比一開頭就來讀文件，談經驗，弄得心思和書本上不

對傾，要好一些。

四、充分民主、大胆暴露

上述三個要點提出後，我們號召大膽說話。任何懷疑，任何不滿，對任何政策法令，任何做法，任何人，一直到對黨的攻擊，都可以講。由於我們充分表現了民主氣氛，充分表現了真正的從思想上政治上愛護青年同志的熱忱，大家差不多都說出了心裏蘊藏已久的話。譬如一個同志是這麼講：我一向以為革命是對世界人進行溫柔愛撫的教育的，然而自從「土改」以來，使我看到的聽到的都是肉搏，都是生死綫上的鬥爭，看到血，也看到了死。這使我對革命簡直失望了！簡直沒法子睡個安心覺，總覺着我們創造的世界怎麼

還有這種現象？又一個同志說：簡直糟得很！就能讓粗野的農民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嗎？想怎麼幹就怎麼幹嗎？這怎麼登得大雅之堂？這批人，這套做法，如何進的大城市？如何向更大的局面推廣得？一句話。我們像山大王，沒點儒雅雍容的味道。又譬如一個同志被拿出了他自己『土改』以來的一部秘密日記，那是一本最良誠的心情自白，是一本想定計叫家庭逃脫鬥爭的謀略書，是攻擊黨攻擊羣衆的咒罵集。此外一大批同志，則都盡量來降低自己家庭的成份，一直說根本不該鬥，或是鬥的太過火；甚至有的同志說：地主過去自自然然就是那麼過日子，根本談不上做過什麼罪惡；今天想照顧羣衆，就請人家讓出一點東西好了，何必要硬說是有罪，而且要硬

門！諸如此類，可以說這一次這些人把對『土改』的所有意見，暴露的差不多。

經過這樣暴露後，我們才來一下提出清查立場的問題。我們提出對革命應有的基本認識來，提出我們的階級基礎就靠的是這些『山大王』的『山做法』來，提出羣衆對他們所想那些問題的看法來。總之，提出站在革命的立場上，對那些完全相同的問題的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種說法來。這一下，大家都吃驚了，楞住了，只有老老實實承認自己站的是地主階級或什麼其他階級的立場，請大家幫同改造；再沒有一個人得以混充他從來是正確的，自欺欺人。用比喻來說，好像搬來一院子家私，鏡頭一拍，原形畢顯，一點也不得遁

逃化裝。而同時則由於民主熱忱，不只沒有嚇回尾巴，還使各個人感到對自己的收獲不小。

五、着重思想、附帶其它

上述這批人，不用說都是替地主當『防空洞』的，不過就他們來說，思想上的防空洞遠大於具體的掩護人掩護物資的防空洞。因此我們又把學習的重點放到改造思想，改造立場上。我們認為只要思想問題解決了，具體問題是不難迎刃而解的。因此我們又進行過一次動員，特別指明思想立場的問題，對他們竟然是生死關頭的問題！或者是新社會的革命青年，或者是舊家庭的哭喪孝子；或者隨着新時代前進，或是跟着舊階級死去；或明天，或昨天；或是革命

的主人翁，或是被鬥的喪家犬，總而言之，誰過不了這一關，誰就完蛋。這是歷史的必然，並用不着歸咎於說不仁慈。這點也起了很大作用，就在上述那位同志的日記中，當他記到最近幾星期的時候，也是這樣說了：『危險！危險！不轉變不成！』而另一方面，一些藏有地主物資的同志，却已在自動報告，並用不着花很大力氣。我們覺着除了有鬥爭對象味道的人物根本就該送走，由羣衆向他清算外；一般都應該把學習重點放到思想上來的。我們不可把複雜細緻的思想改造工作，用簡單粗率的追究財寶等事情來代替。

六、『換一個看法想想』

我們在第一階段的最後，提出這樣個學習方法，叫做『換一個

看法想想』。因爲一切問題，換一個階級立場來看，就會完全不同的。現在這一階段還沒有完。這裏只把已經可說是取到的一些成績，舉點例子講講：有一個同志，在暴露思想階段，是這樣講：『我家雖然是地主，但從來都是參加勞動的』；『我家從來沒有做過惡霸的事情』；『我的家鄉一解放，我就回去動員他們開明』。可是到了這一階段，他換了個看法，說法就改變了：『我從小在家，大人叫我上地，說：『你就不幹活，難道不能頂隻眼！』可見我們家人的勞動，只是頂眼來監視僱工偷懶的』；『我家曾經打稟帖把一個農民送死在監裏，可見也是惡霸一流』；『我家才解放就回去勸他們開明，實際是打算趁羣運還沒有起來的時候，鑽個空子，草草

勾掉這筆賬，逃脫鬥爭」。另外一個同志，在暴露階段是這麼講：「我們所受的懲罰，超過所做的罪惡」；「我的父親並沒有那麼壞」。可是這時候他也能站在革命的立場上真心誠意的講了：「我家是方圓三四十里內外的統治者」；「鹿鍾麟來到後，我父親是組織國民黨活動的主要人物之一；我父親還是村裏兩個會門的領導者；我父親組織維持，不見得就是被動的；我的伯、叔槍斃後，我父親還給羣衆拿出一包毒藥來，而我父親現在還活著」。諸如此類等等。因此我們認爲這種提示大家「換個看法想想」的辦法，是比較有用的。我們這種工作還在繼續作，如果我們能由此完全把大家的看法換過來了，思想立場問題解決了，我們就打算轉入第二階段的工作。

作經驗方法等等的學習。

找對象也要看階級

周 方

在舊社會裏，窮人找個老婆是很難的。現在翻身了，光身漢都急巴巴的想找個對象。這當然是很應該的，但有一點應該注意，就是：也要看階級。

唉呀！啥事也講階級，找對象無非爲的過時光，好紅火鬧生產，只要男情女願就算了，這也有啥級階不階級呢？若是這樣想，你就錯了！莫看搞對象是個小事，要不講究點階級，就要吃大虧，娶

了成份不好的女人，麻煩大哩！

第一，要當心地主搗鬼！你要想想，在舊社會裏，有那個地主女人願隨便嫁給窮人的呢？要有窮人看上了地主閨女，她還要罵你：『癩蛤蟆想吃天鵝肉。』難道現在她就忽然相中了咱窮人麼？當心一下子，怕他是要利用你逃避鬥爭哩！或是他還有些包袱，內藏『想找你當防空洞哩！或是要上特務手段，要分化咱農民的團結咧！防人之心不可無，還是當心點好。

第二，要當心脫離羣衆！咱窮人一夥子鬧鬥爭，現在有的當上幹部了，有的當上民兵了，起碼也是個農會會員。咱是有福同享，有難同擋；你要是隨便搞上個地主女人，大家叫你開會哩，老婆子叫你

在家裏！大家叫你鬥爭哩，老婆子叫你別得罪人哩！要商量點啥事，不敢在你家裏談，怕你老婆子走了風聲！自己開個會回家來，怕人家說你走氣哩！一肚子高興不敢對老婆吭，兩口子扯不在一搭！羣衆還不高興哩！你看敗興不敗興！人總不要脫離了羣衆，大家認他是鬥爭對象，你倒扯進懷裏當老婆，該不脫離羣衆哩！邯鄲東小屯惡霸地主王天來，讓自己的閨女，給他僱工搞上半個多月，一下就把這僱工從積極份子拉成落後份子了。你看怕不怕？

第三，要當心地主女人思想轉變不好，這我舉個例子你聽聽：榆社城關有個特務地主劉春貴的女人貢巧英，丈夫因罪大惡極，被羣衆打死了，經過村人介紹，嫁給農民劉二則爲妻，自嫁過後，黑

夜不睡覺，就睡也不脫褲子，不和老劉好，時常打架，而農民劉二則對待他很好，經過婦救會幾次的鬥爭、教育，女的只表面承認錯誤，實際上不改，弄得劉二則這個翻身農民，一天到晚愁眉不展，自己找上個敗興！羣衆反映說：倒不如乾脆離婚另找上個對象痛快些。

爲啥弄的個這哩！就爲的這女人思想沒有轉變，她還在想着她死去的那個特務丈夫哩，她還瞧不起劉二則這個農民哩！本來你該知道，地主們的思想就是不好轉變，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江山就是地主霸住了的土地財產和他的政治統治，農民要清算回來，打垮他！是辦到了的；本性是地主的剝削思想，瞧不起農民的敵對思想

，農民要去改造他這個思想，是不容易的，兩口子弄在一坩堝，一個說東，一個說西，一個說農民被地主剝削窮了，一個說活該你自己命窮，你看這時光怎麼過呢？

就算你有本事改變她的思想，又就算她願意改變思想，真心向農民低頭，你還得防着一手，那就是：

四，要當心地主女人沒勞動習慣，不會過時光，這也有個例子可舉，也是榆社城關的。是地主常硯的老婆，常硯在鬥爭中逃跑了，他女人馬上嫁給一個榮譽軍人。這個女人前在地主家，生活很好，沒受一點罪，嫁給咱榮退軍人，生活還是好，不受一點罪，根本就不會鬧生產，所以這個榮譽軍人也不能更好的發家，算是找了

個光會消耗的活寶，你看咱農民成家立業，要不能男幫女襯，大家努力生產，那算的個啥哩！

如此說來！農民就是不敢找地主的女人作對象了。但這些地主的女人們，無管是閨女、寡婦，豈不只有活守一輩子寡，沒人可嫁了嗎？那倒不然，最好讓她先改造一個時候，也受受罪，勞動勞動，明白了農民過去的痛苦，知道自己過去光吃不幹活，靠剝削農民過日子，是不對的，是有罪的！改造好了思想，真心向農民投誠；又養成了此勞動習慣，會過時光！又經過考察，不是特務，心裏沒懷着鬼胎，這就可以稱得上改變了些成份了。那時她要想嫁咱農民，咱農民也可以考慮考慮了。

提供覆查參攷

顏天明

××同志：

.....

我住村又進行第三次查封建割尾巴鬥爭，運動較前幾次都深入，令人興奮。在這次鬥爭中，發現了很多問題，因知幹部以及羣衆對土地改革的糊塗思想，實在還多得狠，不僅已由你們解答過的「鬥爭怎樣才算澈底」這一問題也。

我們的政策是「澈底消滅封建」，可見只要有封建的部分都該

一併消滅；並會明白規定：一、地主階級整個消滅（當然不是指肉體消滅）；二、富農消滅其封建部份；三、中農有封建問題的，以調解方式解決之。其中並沒有說過，誰某的封建部份可以讓其存留，不消滅，不解決。但糊塗思想就發生在這裏。根據這次運動中的反映，得知有以下幾種錯誤：

一、錯看了階層，把富農劃到中農裏去；

二、強調不損中農利益，連有封建問題的，甚至是極嚴重的，都不准群眾提，更不准劃；

三、機械的從眼前的土地多寡來確定成分，對於化形地主——有計劃的分家或自己浪費，因而從封建家庭降為中農的，不但不劃

，反而大分果實，

四、山地許多小村及山莊的封建統治者，生活狀況有時省樣子還不頂一個富農，而對群眾的剝削壓迫，則比大村鎮的大地主還可惡，還更為羣衆所刻骨痛恨；然而也把他們劃到中農裏頭去，只輕輕淡寫向他們提個意見，調解一下，就算完事；而對調解二字也了解的不夠，大多數認為調解就是不割他的尾巴，不動他們毫毛；

五、封建出身的黨員、幹部、農會會員等，在割尾巴運動中，表現特殊化。

總括起來說，錯誤的思想根源，就在於他們一味想縮小運動聲勢，縮小鬥爭範圍。所以「能沒事」的盡量設法「沒事」，還用的

是數千年來的『大事化小、有事化無』觀點；『能不鬥』的，盡量替人家找『不鬥』理由，總以縮小鬥爭面爲主。他們把『不損富農、中農利益』放到前頭，當成了工作重點，用很大力量來照顧這一面；却把『澈底消滅封建』放在後邊，當作照顧之餘的少數遺留問題。輕重先後的認識這樣顛倒，怎能不產生許多防空洞呢？

在這次鬥爭醞釀中，因爲發現了這些問題，我就拿你們那篇『鬥爭怎樣才算澈底』的文章給幹部講解，他們也據此向羣衆宣傳，頗起了些作用，在運動過程中，羣衆對你們所說的經濟政治兩方面怎樣才算澈底的說法，加了新的註解，也更爲通俗具體，大致寫出如下：

一、給地主留生活，是允許他好好勞動生產的意思。

二、要他們爬到地上低下頭，當面背地都一樣。

群眾還說：如果不肯好好受，餓死也不怨咱；如果背地裏還敢不服，仍要堅決鬥到底，直到打死。

以上這些，我覺着對今秋的大覆查運動，也許有一點參考作用。寫給你們，供作研究資料。

.....

新大樂叢刊之十二

掀開思想防空洞

編輯者：

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

出版者：

華北新華書店

發行者：

華北新華書店

一九四七年十月出版

4152
442000

445010